



岷江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，自北向南贯穿四川省中部。川北之旅，它与我伴行数百里，走过崇山峻岭，碧绿清澈的激流如玉带飞舞，汹涌澎湃的声浪如虎啸龙吟。而今每每回想起来，仍是记忆犹新……

沿着岷江 领略川北风景

□户力平 文/图

到九寨沟旅游，我们驾车从成都市区驶出，沿213国道而行。一路向西北方向，不多时便驶入都江堰市区，只见一条大河出现在眼前。同行的四川朋友小赵介绍说，那就是著名的岷江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将沿岷江逆流而上，而岷江就像一位忠实的旅伴，时隐时现地陪伴着我们，一直抵达距九寨沟不远的重镇川主寺镇。

我是个乐山乐水的人，每次旅游名山大川是首选，于是请四川的朋友介绍一下岷江的风物景观。

小赵告诉我，岷江发源于四川省北部高山地区，是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。古称湔水、汶水、汶江、汶川、都江，以岷山导江而得名。因先秦以来即视为长江上源，故又称江、江水、大江水之称。它从川北的高山蜿蜒而南行，青白色的碎石遍布河床，江水或轻抚碎石而过、或绕巨石行、或撞峭石而溅。这些来自川北高山中的冰清玉洁之水造化了岷江，也滋润了成都平原。“成都母亲河”锦江（又称府河）就是岷江流经成都市区的主要河流。岷江不像长江那样气势磅礴，也

不像黄河那样浪涛凶猛，大部分时间只是平缓地流淌着，仿佛一位安静慈祥的母性，不愧为名副其实的“成都母亲河”。

不经意间，车子已驶过映秀镇。继续前行，岷江时而在道路的左侧，时而在道路的右侧。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到达了汶川县，停车于岷江畔的一处观景平台，远望岷江，宛如一条巨龙，自大山深处而来，静静地流淌着。

小憩片刻，我们继续前行，道路变得蜿蜒，车子时而行驶于高山之上，时而行驶于沟壑之间，远望岷江，河道时而宽阔，时而狭窄，河水时而平稳，时而急流，但总也离不开我们的视野，就像一条绿色飘带，时隐时现地伴随着我们。

小赵介绍说，我们已经驶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岷江自北向南贯穿于阿坝州东部，所以被藏羌乡民视其为“福音河”。由于山地入平川的落差，也成就了岷江的风采与魅力。岷江沿线因地势高低设有多处水坝，缕缕清流汇聚而成的湾湾水库，如同一块块天然的璞玉，点缀在群山之间，

又像是缀饰在岷江这条玉带上的粒粒宝石，灿然夺目。

车过镇江关不久，便来到一个叫作“叠溪海”的地方。小赵介绍说，这里地处深山区，在没有开发之前，人们从未见过大海，所以把高山湖泊比作大海，给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“叠溪海”。

远望叠溪海，好似一块镶嵌在崇山峻岭中的宝石，美丽而幽静，那奔腾不息的岷江水到了这里，似乎也受到了感染，蓦然变得温顺起来。

行至松潘古城，我们再次停车小憩。我登上距城楼不远的一处高坡，眺望岷江，但见江的两岸重重叠叠地耸立着峥嵘的山峦，山上盛长着葱茏的树木，山坡上偶有一幢幢散落的石木房屋。那房子造型精美别致，而又不乏古朴。而岷江走到这里时，湍急的水流已经显示出汹涌的气势。由于松潘一带多地震，随处可见两岸挟江耸立的陡壁上山体滑坡、巨石与泥沙滚滚而下的痕迹，叫人不由得毛骨悚然。不少地方，滚落的巨石把江水挤压成窄窄的一束，但是倔强的岷江水百折不挠，坚定地向前猛冲，一次次

地撞击，激起无数的白色浪花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声。

驾车前行，当我们沿着岷江从古城脚下擦肩而过时，尽管只是短短的一刹那，但是那古朴、浑厚的城楼，无不令人赞叹。

下午三时许，我们抵达距九寨沟不远的川主寺镇，它是岷江上游一个颇具魅力的山区小镇。略显开阔的地形使这里成为山区少见的繁华地，公路两旁密集的店铺和悠长的叫卖声，让久行于山岭间的我们精神为之一振，于是停车寻游一番。

小赵告诉我，岷江至此，便向西而去，咱们将沿着岷江的支流漳腊河向北行驶一段，最终抵达九寨沟。

马上要告别岷江了，七个多小时的陪伴，它与我们走过崇山峻岭，从成都到川主寺镇，数百里行程，它展示了不同的风韵。到此一别，一种“离别之情”油然而生。

隔窗再眺望岷江时，不由得想起那首名为《岷江行》的歌曲：“江水沿着青山淌，车儿载我游岷江。山路弯弯向远方，沿江一路好风光……”

驴友 笔记

那铁骨铮铮的放排汉子、温柔如水的瑶家阿妹、智慧如斯的瑶家阿爸……四十年前，著名作家叶蔚林先生笔下的瑶乡故事，如一粒深埋的种子，在我心间生了根。今年仲秋，我终于投入到了湖南江永瑶乡的群山怀抱。

群山如屏，溪水含蓝。车近湘桂交界，喀斯特峰林在薄雾间渐次浮现，宛如天地初开遗的一支支碧玉簪。瑶族向导老盘遥指远山：“看，那就是咱们瑶族的守护神——天马山。”顺着他手指望去，流云掠过山脊，真如一匹踏云而来的神骏，四足腾飞，正仰天长嘶。山谷间，层层梯田如大地的掌纹，彰显着瑶民与自然相守千年的智慧。

这时，老盘轻声哼起古老瑶歌：“山勾联透，溪水伏流，色蓝于靛……”旋律苍凉、悠远。唱罢，他讲述了“勾蓝”名字的由来：六百年前，一对名叫“勾郎”与“蓝氏”的瑶族青年，为避战乱率族人从中原向南迁徙。到了湘桂交界处，他们就停住了往南的脚步，在此扎根，并将二人的名字作为寨名。

如今的勾蓝瑶寨有“勾蓝八景”，与四周群山首尾相连，兰溪河迂回穿村，形成了“枕山、环水、面屏”的格局。

走进寨门，山隘处石墙横亘，墙上爬山虎如绿色瀑布。老盘说，明洪



湖南江永勾蓝瑶寨：

穿越时光隧道的一个古老的村寨

□林日新 文/图

武年间，勾蓝瑶民“奉旨筑城守隘”，筑起九座寨门与层层石墙。六百多年风雨过后，这些垒石依然坚实。轻抚石墙，我仿佛触摸到历史的脉搏，想起叶蔚林笔下那些与命运抗争的铮铮铁汉——原来，瑶族人的坚韧性格早已镌刻在这些石砌的史诗中。

穿过“楚粤通衢”门楼，时光似乎突然变缓。窄窄的青石板路温润如玉，巷弄两侧红砖瓦房错落有致，古朴典雅。檐下依稀可识的“序齿堂”“谦益号”等斑驳的堂号商匾，无声诉说着长幼有序、谦和致远的祖训。

清泉是瑶寨的血脉。石窦泉从山岩缝隙间汩汩而出，甘冽可口。寨民代代口传，饮此泉水者，后生健壮，姑娘秀美。老盘又说，寨前清溪原是仙女彩带幻化而成，才如此轻柔、清冽。蒲鲤井底的红鲤已游弋六百载，

鳞片折射着岁月的金光。寨内百口古井星罗棋布，与兰溪共同演绎出“屋脚下流水，门前水绕户”奇妙的水网格局。井边浣衣的瑶家阿婆，银饰叮咚与水声应和，手中勾蓝布正将蓝天印染入经纬之间。

在寨子的染坊里，我目睹了勾蓝布制作的流程：首先，瑶家阿哥将山上的蓝草浸入陶缸中，让其静静发酵，过滤制成染液；然后，瑶家阿婆将白布七浸七晒，才染出这介于夜空与深海之间的“勾蓝”色。后来，阿婆还展出了她六十年前穿过的嫁衣，大红麻纱裙上绣满复杂纹样。恰如蟠龙游走于云肩，金鳞开合；彩凤翩跹于裙裾，翠羽流光……美轮美奂，令众人拍手称妙。阿婆说：“瑶家姑娘自幼学习织绣，各家绣样不同，因此这衣裳就像是穿在身上的族谱，传承着不同的文化

内涵。”由是，一些民俗专家说从瑶家绣裙上可读出一部无字的瑶族史诗。

水龙祠内的壁画上，五百神祇衣袂翩然，栩栩生动；水龙庙前的点将台，数面敕封旗幡迎风招展，猎猎飞扬，让人仿佛看见强悍勾蓝瑶民们手持梭标、鸟铳，集合在寨前。

夜幕降临，民俗表演厅鼓声震天，激荡人心。瑶家女子拳动作舒展大方，时而如猛虎下山，时而如灵燕飞舞，刚柔相济；男子长鼓舞动作粗犷豪放，刚劲有力。我们一边品着瑶山油茶，尝着苦瓜酿，一边沉醉在这场视听盛宴中。

据老盘介绍，在瑶家众多节庆中，最令人神往的当属“洗泥节”。每年农历五月十三，春耕之后，瑶民洗净农具，有了一段难得的空闲时间，便欢聚一堂。瑶民走下泥塘，徒手捕鱼，捕获者可获鱼和现金大奖。最特别的是，节庆高潮是互相涂抹泥巴——泥巴越多，祝福越厚。更有青年男女分队打泥仗，在欢笑中暗生情愫，爱意浓浓。这种“以污为净，以泥为福”的智慧，既让瑶民体验与泥土亲近之乐，又蕴含着对大地的崇高敬意。

临别时，老盘带我登上寨后的观景台。夕阳下，勾蓝瑶寨温润如青瓷，让人想起“瑶族梁祝”的传说：相爱的青年男女为世俗所阻，最终化身为相思鸟长相厮守。或许，叶蔚林先生笔下那些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其魂灵正源自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爱情信仰。